

似水流年

一生感念的人

2015年的夏天,注定是一段煎熬的日子。已在301医院住院多时的父亲报了病重。需要我做准备了。

我坐在他那张宽大的老式办公桌前,缓缓拉开抽屉,里面都是我熟悉的老物件,摆放依然有序。那个外壳斑驳的眼镜盒里,装的是他年轻时的一副银丝眼镜。钥匙链上挂着的小指甲钳,据说是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。温润光亮的木珠算盘是他一直使用的计算工具,我从未见他用过计算器。一副老家的牌九是他的最爱,小巧精致,一有闲暇便会拿出来摸摸自推,乐在其中。当然,抽屉里最多的东西是他各个时期亲笔抄写的通讯录。老首长、老战友、老部属、亲戚、朋友、家人……林林总总有好几本。

我一本一本往外拿,忽然在两个本子之间看到一张薄薄的小纸条。那是一张从绿格稿纸上裁下来的纸条,不足两寸宽,这符合他一贯惜纸的风格。纸条抬头写着:一生感念的人。下面是两行约10来个人名。我仔细端详这些名字,大部分我听他说起过,只是都没见过,其中包括罗忠毅,应该都是在他的人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。也有我从来没听说过的,猜想应该他早期参加革命的领路人。

我不知道这是他什么时候写的,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,但我知道,这一定是长久以来深埋在他心底的念想。父亲即将远去,我还能做什么?

我快速地查阅了他的全部通讯录,把一切可能的线索都找了出来。我寄出了一封又一封言辞恳切的信,并在每个信封的显著位置标明:寻

找抗战初期的老同志。其实,我心里很明白,在变化如此巨大的中国,别说80年,就是8年都很难回溯以往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
一天午后,又快到去医院的时间了。手机铃响,一个陌生的电话来自上海。她说:“我是××的外孙女。你的来信我们看到了。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,但我的妈妈和舅舅还在,他们也都80多岁了。他们看了你的来信都非常感动,说外公走了这么多年,没想到还会有人想到他……”电话那头,她哽咽了。我说:“我爸爸也要走了,我只是想让他走之前知道,我替他找到了他一生感念的人,并请你们代他转达他对你外公的敬意……”电话这头,我也哽咽了。

病床旁,我俯身在父亲耳边轻声告诉了他。我相信,他听到了;我知道,他安心了。

一位百岁老人,在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,驻足回望,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曾引领他走向光明的人。

相关链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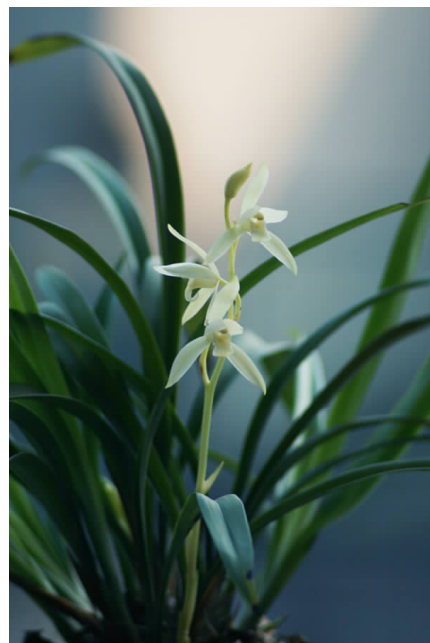
乐时鸣(1917年8月~2015年8月8日),男,生于浙江定海,1932年舟山中学初中毕业,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。1936年,参加革命工作,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。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。乐时鸣是新四军老战士、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。2015年8月8日,乐时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,享年98岁。

本文作者系乐时鸣同志的女儿。

心灵隽语

像植物那样优雅

洛华



有一年,我和朋友相约去看兰花展。

兰花,作为岁寒四君子之一,它的气骨称得上优雅。当一盆盆兰花姿态各异地展现在我们眼前,朋友突然在兰花丛中回过头来问我:“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。人就不能像植物那样优雅地活着?非得像动物一样厮杀,争得你死我活才算强大吗?”

当时,我觉得她说得太有道理了。如果我们能活得像植物那样优雅,该有多好,该有多美妙啊!

很长一段时间,她的这个想法深深影响了我。我渴望像植物那样优雅,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盆植物,并享受这种安静与不争,就像那盆在兰展上带回的兰花,在梳妆台上兀自开放。

第二年春天,我从超市里带回一盆风信子,和兰花儿摆在一起。这才发现,在兰花“冬眠”的时候,我忘了给它浇水,也没有捧出去给它晒晒太阳,于是,不经意间,它已经干枯得似一丛枯黄的稻草。我只好将它搬走,在梳妆台上单独放了一盆风信子。

次日一觉醒来,我又想起了朋友的那句话——“像植物那样优雅”。我突然觉得,这就是一个悖论。植物的优雅,其实只是表象。它一面伸展着看似悠闲无意的枝叶,一面在地下生长着它赖以生存根系,更深,更远,更紧地抓紧每一寸土地。荆棘与大树争夺养分,野草跟荆棘抢夺水分,谁也没有放弃为生存而做的最极限的拼搏。

如果一株植物,它只有优雅,它一定是活在温室里,仗着主人的宠爱和照料,习惯了享受而停止了奋斗,一旦主人将它遗忘,它便连一株植物也做不成了。你再看看烈日下风雨中不停攀爬缠绕的紫藤花蔓,看看让每一条枝桠都长出独立的根来的榕树,它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向着四面八方的扩张。植物,它伸向天空的枝叶、努力绽放的花朵有多优雅,暗地里的拼搏就有多疯狂。它只是比动物更多了一份“沉得住气”。它不似虎豹肆意掠夺,也不似鼠蚁一生逃避,它只是把根扎在原地,用不偏不移和顾自茁壮的身姿,告诫企图侵略者“我不惹事,也不怕事”的立场。

我重新买了一株兰花,把它栽在院子的泥土里。我期待它长成植物该有的模样。

诗情画意

在流水岩山顶,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(外二章)

姚碧波



俯瞰六横新貌 缪佳祎 摄

血战登步岛,75年前的那场硝烟已成为记忆。

当我站在流水岩山顶,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时,我能感受到,长眠在这里的380名指战员,从来没有离去过,他们聚齐在高高的纪念碑上。

当年,在照明弹及竹墙、林桩、铁丝网等障碍间,乘坐木帆船抢滩登陆。在集结号角声中,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,奋勇向前。

近战、肉搏。与强敌浴血奋战2天3夜,先后歼敌3400余人。

到处是血。树上、草上、石上、坑洼里、水塘里,在流水岩、炮台山、野猪塘山、张岗湾山等地。

他们的鲜血,在倒下去的时候融入了这块土地。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在每年的春天灿烂绽放。

他们用年轻的生命,履行了对忠诚的誓言,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信仰光芒,是能够穿过时光的。

那不朽的精神,是比纪念碑更高的丰碑。

在登步岛战役遗址公园,想起了胡炜将军

在登步岛战役遗址公园,想起了胡炜将军,

想起了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这场战役。

枪口冒着青烟,鲜血如流水,天空是血色的。这惨烈的海战,成为将军心头永远的痛。

我知道,这参战的数千名官兵,都是你的兄弟,是从战火纷飞中过来的,历经生死,是为了解放舟山而来。有的还是身经百战、伤痕累累的老兵。

他们在牺牲时握着枪、保持着冲锋的姿势,让你痛心。

面对数倍强敌和弹尽援绝的境况,为了持久的胜利,主动撤出战斗成为你的选择。而这也堪称世界战争史上渡海作战中的一个奇迹。

“与宝岛人民同在,共碧海青山长存”。将军,这是你亲笔撰写铭刻在纪念碑后面的对联。

如今,你的骨灰撒在了登步和桃花两岛间的海域。

将军,你们建立的功绩,如巍峨的昆仑山。

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前,静默是我的全部

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前,静默是我的全部。四周山野也是一片静默,云低沉着。

阳光从天上一颗一颗地落下来,落在青青草木上,像蝴蝶飞翔的翅膀。

死亡是如此地猝不及防,与国军的一场遭遇战,42名战士倒在黎明之前。

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,那是多么的年轻呀,这多么让人痛心。他们衣着朴素,勇敢,坚强。

他们的信仰,如军帽上闪烁的红色五角星。他们倒下去的时候,没来得及喊一声,但内心仍有火炬般不熄的光芒。

我知道,他们来自人民,新中国就是他们想要建立的家。他们的身体融入大地,成为支撑祖国脊梁的一部分。

如今,那个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早已远去。我知道,在这个春天,这些远去的烈士不需要我的颂歌。在他们面前,所有的词语都黯然失色。

那高高的纪念碑,不是为了遗忘,而是为了怀念,为了让更多的人前来瞻仰。